

Der Untergrund von Paris

[德] 贡特·里尔 著
[法] 奥里维埃·费伊
吕叔君 译

巴黎

的地下世界

革命者、走私犯和洞穴爱好者出
没的地方

山东画报出版社

巴黎的地下世界

革命者、走私犯和洞穴爱好者出没的地方

[德] 贡特·里尔 著
[法] 奥里维埃·费伊
吕叔君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字: 15-2002-12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的地下世界/(德)贡特·里尔,(法)奥里维埃·费伊著;
吕叔君译.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7
ISBN 7-80603-744-6

I. 巴... II. ①贡... ②奥... ③吕... III. 巴黎—
概况 IV. K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1325号

Der Untergrund Von Paris

Günter Liehr/Olivier Fay

©Christoph Links Verlag-Links Druck GmbH

本书中文版根据德国 Ch. 林科斯出版社(柏林)2000年第1版译出

责任编辑 傅光中

装帧设计 王 钧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2060055-5420

市场部(0531)2053182(传真) 2906847

网 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hc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规 格 175 × 228 毫米

11.5 印张 172 幅图 10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目 录

可怕的地下洞穴·····1	关税壁垒下的走私活动·····59
踏入地下世界	地下墓穴
与洞穴探路者同行·····6	弥漫在集市广场上的腐臭味·····62
地下采石场	取缔公墓与清理骷髅·····64
巴黎地下洞穴的地形图·····21	贵族的藏身处与革命的万人墓·····66
蒙卢日的大转轮	让保尔·马拉,
——职业采石工 ·····24	人民的地下朋友 ·····68
殉教者与魔鬼:	枯骨纹饰艺术
圣丹尼和迪亚伯勒·沃斐尔 ·····26	——埃里卡·戴萨瑞的拿破仑式秩序 ···70
凯撒先生的商业秘密	拜访死亡帝国
——17世纪的魔鬼引见人·····30	——作为博物馆的遗骨存放所 ·····74
王后修道院的地下	大仲马笔下的秘密颠覆活动·····81
——建造瓦尔德格瑞斯修道院困难重重··33	北部山丘的地下
科学仪器	蒙马特尔和贝勒维尔的石膏矿·····83
——路易十四的天文台 ·····36	逃往地下
旧制度下的建造热潮:	——1848年革命轶事 ·····85
大地在颤动 ·····39	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86
“监察采石场”	亚美利加和绍蒙高地
纪尧姆	——不毛之地上的垦荒与园林艺术 ·····88
——1777年第一位采石场监察总督····46	地下排水的冒险
地下迷宫的测量及其加固措施·····47	蒙弗肯的污水坑·····91
看不见的古典主义	维克多·雨果与真理之阴沟·····92
——地下的完美艺术 ·····50	泥泞中的探险

——布律内瑟的下水道研究	94
第二帝国时期的下水道改造工程	95
游览城市的“内脏”	98
挪威鼠	
——与地下害虫作斗争	108
豪斯曼男爵为首都寻找泉水	109
巴黎公社社员与虚构的怪物	
地下洞穴在1870—1871年的巴黎围困中所起的作用	114
地下墓穴中的搜捕	116
歌剧院幽灵	118
加斯东·勒卢小说中的巴黎公社	120
资产阶级时代对地下世界的利用	
来自采石场的蘑菇	121
压缩空气成为城市的新能源	123
特拉卡代罗的世界博览会矿井	126
地下铁道	
为地铁而战	128
复杂的情感与形象问题	133
地铁里的工作机会	135
地下世界的终点站	137

地铁爱好者	138
-------------	-----

隐蔽的战争

蒙面党人:

阴谋推翻人民阵线政府	140
巴黎地下的德国人	
——敌占时期的防空洞 (1940—1944 年)	
.....	142

来自地下的抵抗

——深藏地下的抵抗运动领袖	146
---------------------	-----

洞穴爱好者

古老的习俗与现代的消遣活动	150
洞穴里的庆典活动	152
雅克·希拉克插手干预	163
洞穴爱好者的类型学	164
逃避喧嚣尘世	167
地下警察	168
美丽的地下新世界?	
——展望新世纪	171

参考文献	175
致谢	178
图片来源	179

可怕的地下洞穴

20 世纪 80 年代，巴黎的报刊上大量地报道了巴黎地下的许多稀奇古怪的奇闻轶事，那时，我就预感到巴黎的地下世界一定是非常奇异的。在那些报道中，有“地下社交晚会”，也有“神秘的节日和古怪的仪式”，此外还刊登了一些图片，上面的年轻人在地下洞穴的昏暗光线下，手里挥动着香槟酒瓶子。这在当时的巴黎成为一种时尚，毫无疑问，那也是追求享乐的巴黎人故意制造出的轰动性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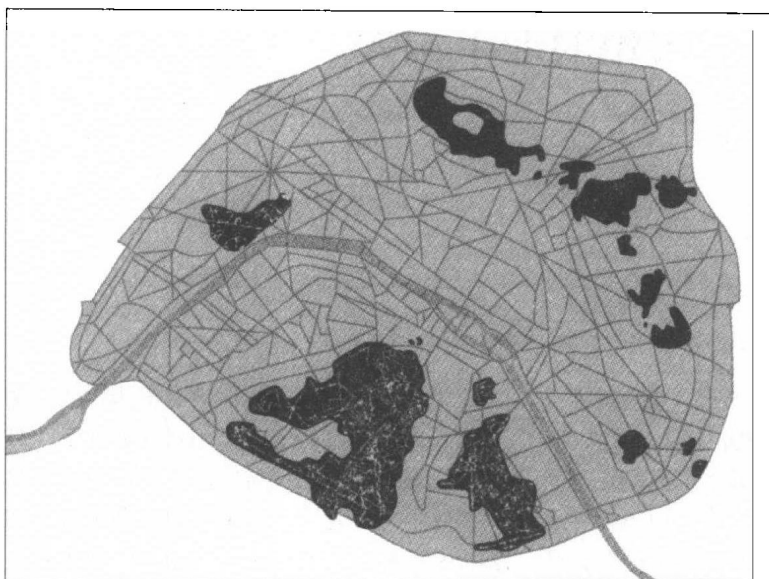
在这期间，新闻媒体的报道热情渐渐冷却下来，地底下那种放荡无忌的生活不再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些养尊处优的青年人看来是又找到了另外的寻开心的方式。自那以后，我在阅读报刊时偶尔会发现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报道：人们经常见到这样的怪事，有些出租公寓的墙壁上会突然出现一些危险的裂缝，有些建筑物的某个部位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坍塌，有些公路路段会突然下陷。蒙巴纳斯区的某个地下室的地面突然出现了一个漏斗性的坑洞，为此，当地的居民必须立即疏散和撤离，出于安全考虑，蒙马特尔高地被迫禁止车辆通行。这些无意中时不时传出的消息，总能令人联想起巴黎地下复杂的地形状态。

后来，就是 1994 年发生在大学生马蒂约

身上的那件听起来令人胆战心惊的事故。他和女友好奇地钻到巴黎第十六区的地下，身上的装备只有一把手电筒，这一对喜欢冒险的情侣在地下迷宫里摸索着艰难地前进。突然，周围变得一片漆黑，一声尖叫，接着是重重而沉闷的跌落声，马蒂约和他的手电筒一起掉进了一个 15 米深的竖井里。他的女朋友不得不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洞穴里摸索着找出口，去寻求援助。她嚎哭着，啜泣着，咒骂着，一步步艰难地往前爬着，而他的男朋友却只能呆在井下一动也不能动，并渐渐地失去了获救的希望。她几乎花了两天的时间才找到了出口。前来营救马蒂约的是一伙消防队员，他们平时一般都是时刻准备着去挽救那些因为一时想不开而从埃菲尔铁塔上纵身跳下去企图自杀的人。马蒂约奇迹般地死里逃生，他身上只受了点轻伤。

这些报道都从某个方面证实了，巴黎地下存在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神秘世界。

地下到底隐藏着什么东西呢？可以想象，那下面到处是纵横交错的坑道和洞穴，那是深藏在巴黎地下深处的另一个神秘世界，它的神秘性既使人茫然又令人着迷。人们试图去探个究竟，而探究的越深入，人们就越感到惊奇。我们渐渐地清楚了，那个鲜为人知的地下世界在尺度上是多么庞大，而且它是与地



巴黎地下采石场示意图。
岩石矿位于城南，即塞纳
河左岸，石膏矿则在城
北。

的事情，他们可能会变得有些神经过敏起来。下面已被掏空了的摇摇晃晃的大地，使一向安分守己及喜欢过安稳日子的巴黎人心存恐惧。

与此相反，对于

上巴黎的历史沧桑交相呼应的。那个灯红酒绿的巴黎的另一面开始逐渐被人们认识。通过对地下巴黎的了解，人们心目中的巴黎形象也开始发生变化，而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巴黎形象。

“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地表看到巴黎的地下世界，那么一个巨大的珊瑚丛林般的世界就会映入我们的眼帘，在方圆几公里之内，拥有如此多的出口和通道，它简直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而这座古老的大都市就坐落在它上面。”维克多·雨果在他的纪念碑式的作品《悲惨世界》中详细地描述了巴黎的“内脏组织”。但是，这座古老的大都市从来也不可能在这块千疮百孔的土地上安然入睡。人们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正如雨果所写，“巴黎人隐约地预感到，在他们居住的城市下面有一个可怕的地下世界。”

巴黎的地下世界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几百年来，它一直困扰着巴黎人，并且唤起人们心中复杂的情感。当你和巴黎人谈起下面

巴黎考古学家以及那些对城市黑暗角落情有独钟的人来说，这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人们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在沥青马路下面，在城市的庞大内脏里面，在喧闹的灯火辉煌的城市下面，还有一个履行其职责的巨大机器正在运转着，它无意打扰人们日常生活的宁静。人们把那些令人生厌和倒胃口的东西都处理到下面去了，有些东西则被秘密地清理掉了。而凡是人们无法观察到的地方，就越能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在地下深处自然会发生一些被禁止的事情，诸如纵酒狂欢、秘密集会、密谋策反，或举行某种神秘的宗教仪式，鬼知道会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地下洞穴里肯定会有一些死尸，或许还有石油，在下水道里或许还有鳄鱼呢！

尽管人们的想象有时不着边际，但是对于巴黎地下世界的挖掘，可以增进人们对这座城市的进一步认识，因为许多地上的文明被深埋在了地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历史的沉淀。在殉教者的墓穴里，在地下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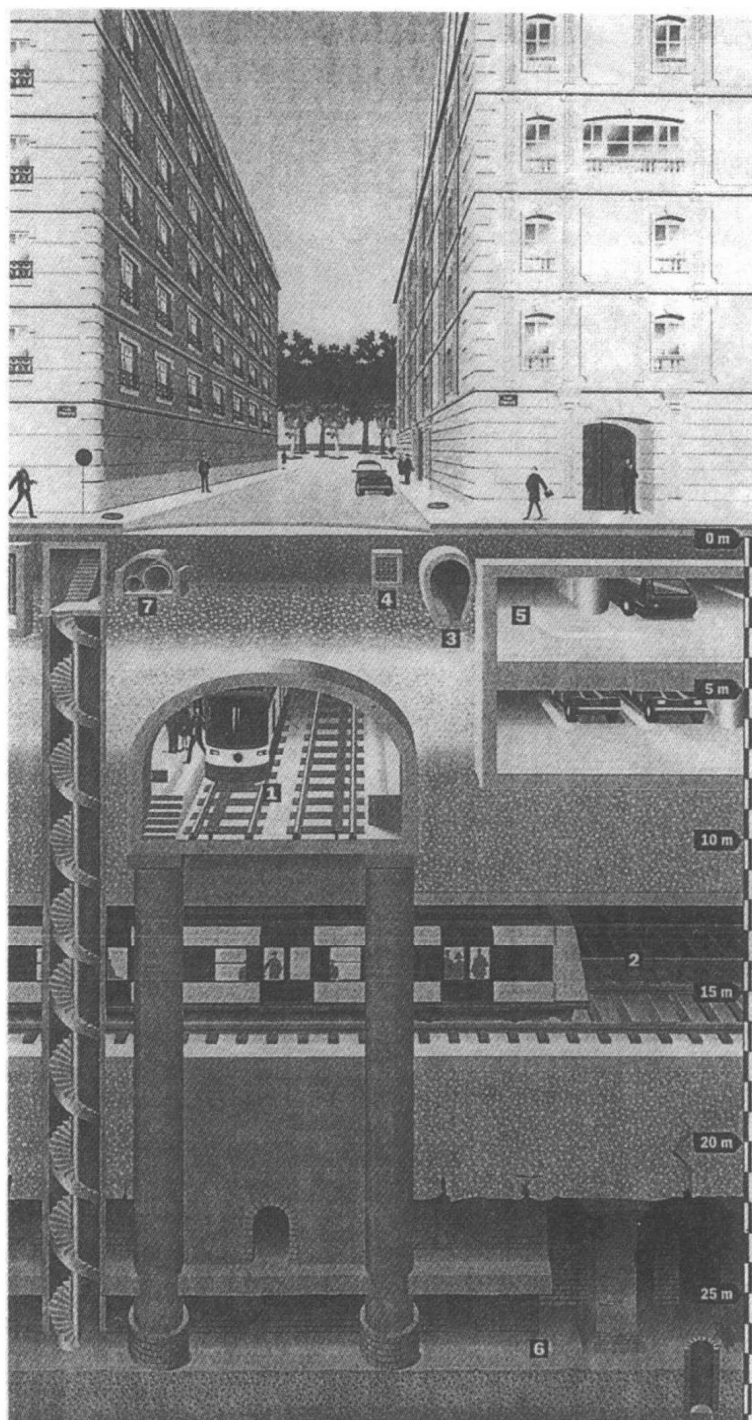
城南地下采石场大坑道系统详图，主要位于巴黎第十四区。

里，在防空洞里，在地下深处肮脏的尘垢中，汇聚了大量的久已被人们遗忘的破烂、废物、文化垃圾以及历史废墟。那里——除此之外还会是哪里呢？——是殉教者的阴魂和各种妖魔鬼怪经常出没的地方。它们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是和从前一样仍然栖居在城市地下的蝼穴之中并与这座城市休戚与共。如果有兴趣，你仍然可以去拜访它们。

世界上的许多大城市都拥有非常出色的地下设施，但是为什么偏偏巴黎的地下这么引人注目呢？巴黎的地下世界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呢？

其与众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巴黎地下世界的特性上，即它是被多重挖掘的。其次是它

巴黎地下世界图解：旧采石场大都位于地表20米以下，远远低于地下排水系统和地铁隧道。



的整个系统，诸如地铁、地下管道、下水道在其他城市里也有，但是像巴黎这样的地下采石场却极为罕见。在地下 35 米的深处，有一个黑暗王国，那里的坑道纵横交错。建造巴黎的大部分建筑材料，就是从那里源源不断地被运出来的——南面出产石灰岩，北面出产石膏。

有时，人们笼统地称这些地下采石场是“地下墓穴”，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严格说来，墓穴只是指其中的一小部分，即 18 世纪末人们把过去 30 代巴黎人的尸骨堆放在一起的地方。在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尸骨存放所里，大约拥挤着六七百万具尸骨。

巴黎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座城市，它还与种种神话般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之后，这座城市就被看作是世界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它是各种思潮和流派的实验室；此外，它还是奢华和时尚的象征。海因里希·海涅写道：“巴黎不仅仅是法国的首都，而且是整个文明世界的首都。”海涅为巴黎的迷人魅力所陶醉：对他来说，巴黎是希望之乡，是艺术圣地与艺术作品的完美结合。在法国土生土长的维克多·雨果，描写起巴黎来也毫不谦虚：“巴黎，所有美丽首都的完美典范，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都会对她心驰神往，她是一座理想的世界大都会。”我在此举出这两个例子，目的不是让读者在这一片充满敬意的赞美声中迷失自己，我只是想说明，在关于巴黎的一些描述和评价中，既有现实的因素，也有神化的因素，它们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

这座城市之所以被神化，与城市的每一个部分密不可分，她的街道、广场、建筑物、纪念碑都在为她增色。这里的一切都不会令人感到乏味。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城市

象征和隐喻的各种梦幻图景，使城市变得更加生动起来。

各种隐秘的地下活动，也为巴黎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在关于法国首都的历史剧中，有大量的对这些地下活动的描述，地面上发生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都与地下发生的一些奇闻轶事相互关联。此外，地下也是非常适合人们表现各种欲望和制造恐惧的特殊舞台。众所周知，地下深处是各种妖魔鬼怪的栖身场所。

巴黎的地下实际上几乎被掏空，那里到处是纵横交错的隧道和地洞，简直就像个巨大的迷宫。社会秩序的敌对者，也想在下面从事各种非法活动。对巴黎地下世界的所有描述，事实上往往与各种奇闻轶事和谣传混合在了一起，使人难辨真伪。

哲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费利克斯·加塔利在谈起巴黎的地下世界时说，“那里充满传奇的活力”。虽然他没有兴趣参观巴黎的地下墓穴，但是对此却常有耳闻，在他的想象里，“那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隐秘世界，那里到处是陷阱和难以逾越的障碍，欲探究其奥秘，可谓难乎其难。那下面有数不清的密谋策反者和变异人……”

摄影家费利克斯·图纳尚出于职业兴趣，只身潜入巴黎地下，试图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他的笔名纳达尔更为人们所熟知，他是一位专注于地下摄影的先锋人物。

当他带着照相机第一次钻入巴黎地下深处时，他欣喜若狂：“下面的世界为我打开了一扇门，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个无限广阔的新天地，和地面上发生的有趣的事情一样，它也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要钻入地下深处，我要解开隐藏最深的洞穴之谜。”

地下深处的奥秘吸引着我们，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神秘的地下世界……

踏入地下世界

与洞穴探路者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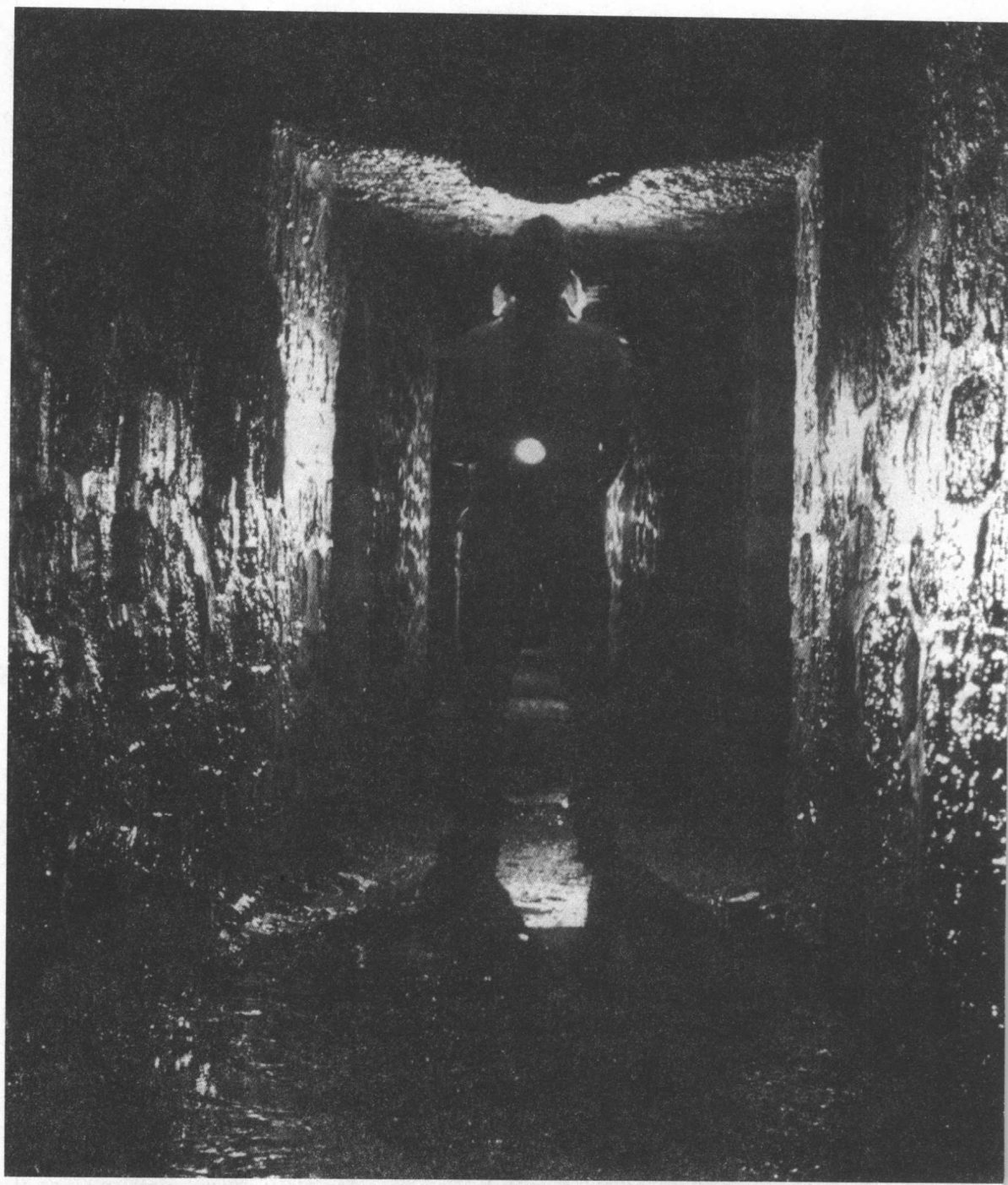
那是10月的一个晴朗的星期六下午，我第一次在巴黎的地下“漫游”。吉尔和奥利维埃是我请来的两位对地下问题较有研究的专家，他们在城南近郊的蒙苏利公园门口等着我。他们穿一身蓝色服装，背着背包，脚踩一双胶皮靴，这种装扮使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两个管道工人。这是“洞穴爱好者”——那群古怪的人物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习惯穿戴的职业行装，他们远离时尚而醉心于对巴黎地下世界的探索。

公园里，孩子们在玩耍，人们坐在长凳上，有人在闲聊，有人在看书。池塘里，鸭子正把头伸进水里觅食。这是一个多么迷人的和惬意的地方啊，而有人却偏偏想钻到阴森森的地下去，这真是不可思议。我的两位朋友看上去对此事兴趣盎然，而我这时的感觉却非常一般。我们从公园的旁门出去，离开了这片世外桃源，不一会儿便来到戴隆基广场，这里是巴黎一个非常偏僻的角落，附近有一个不大的已被废弃了的货运车站。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打开车站的锈迹斑斑的铁门，门吱吱嘎嘎地开了，我们的面前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开阔地，里面散落着一些废铜烂铁。我们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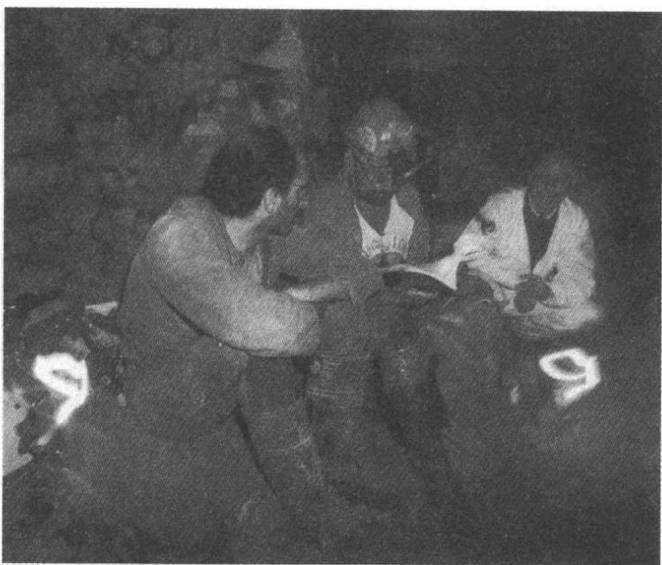
往前走，来到了巴黎小环线铁路的路轨旁，这条线路在1934年就已经停止运营了。这里是被喧闹的都市遗忘的角落，它静卧在绿色的山谷中，就像是一种已经回归大自然的遗失的文明。沿着又湿又滑的枕木，我们来到一个隧道的入口处，那锈迹斑斑的路轨消失在黑暗的隧道里。

走进黑暗的洞穴之前，我的同伴们用带子在他们的额头上系上洞穴探险专用的探照灯，样子因此看上去有点滑稽。我手里拿着一个从超市买的普通手电筒。在真正的洞穴爱好者眼里，我只不过是一个爱凑热闹的游客，他们对我有那么点不以为然。

隧道里有一股发霉的气味，两边的侧室里可以见到一些残留物，这表明有人曾经在这里呆过。地上有废纸盒子，还有一个腐烂了的床垫，或许某个流浪汉曾经临时在这里过夜。这里肯定还有耗子和蝙蝠……又走了几百米，在半明半暗中，我的同伴说：“瞧！我们到了！”究竟到了哪里呢？我心里想，因为我没有看到一个可以通过的门。吉尔向下指了指，在隧道墙壁下方有一个小洞。“我能从这个洞里钻过去吗？”我怀疑地问道。他们说：“当然没问题，只可惜像这样的入口已经所剩不多了。几年前还有一些其他入口，像下水道的井盖子之类，掀开盖子可以抓住壁上



洞穴爱好者——包括对地下墓穴或地下洞窟着迷的人——总是被吸引到神秘的地下世界中去。



一次秘密地下探险的途中小憩，他们趁机研究路线图并分发随身携带的食物。

的那些铁梯子垂直往下走，但是有时很倒霉，当你又想从这里爬出来时，却发现上面正好停着一辆汽车，而在这里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来，你先请！”“那好吧！”我说。不过这个关卡实在太窄了，我开始感到有些害怕，担心被卡在里面而进退两难。当下边的通道有些变宽了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巴黎的地下室实在是太低矮了，很难想象这下面会有巨大的穹隆。不过，人在下面不会冻得发抖，因为这里的温度始终保持在摄氏13度左右，我原先还以为下面可能会很冷呢。除此之外，作为一个新手，我感到有些忐忑不安。现在我们只能弓着腰向前行进，左右两边偶尔会见到些开掘出来的粗糙岔道，它们在黑暗中显得有些深不可测。这时，我心里想，在我的手电筒的光束中，可能会突然闪现出一个被惊吓了的动物。但是，除了几个灰溜溜的昆虫之外，我没有发现其他生物的任何踪迹。

在我们之前曾经有人来过这里，到访者在此留下的一些标记符号可以清清楚楚地证实这一点。但是这些标记符号并非是无意识的信手涂鸦！它们是用来提示行走方向的，因为这些地下通道的形状随时都在发生变化，洞口忽高忽低，有时甚至出现一些裂缝，而压在它上面的是30米厚的岩石，还有地上的整座城市。在这下面容不得胡思乱想，在行进的过程中必须集中精力，因为途中会遇到种种深沟险壑，一不小心就会扭伤脚或摔断腿。后面的人喊：“小心别碰着头！”但为

时已晚，我的头已经撞到了一块凸出来的石头上。这里的地形令人摸不着头脑，我们步履维艰，这出乎我的预料。

吉尔指给我们看头顶上的那些钟乳石，我们所处位置的地上面是一片绿化地带，那里没有什么建筑，或是没有铺沥青，所以水能够从上面渗透下来，因此形成了这些美丽的矿物凝结。在洞顶上悬垂着的极可爱的钟乳石，使我们觉得好像这个洞是天然的，其实不然，这里的一切都是人为形成的。我们拐进去的下一个洞口能够证实这一点，在灯光下，我们可以辨认出岩壁上写着“奥尔良大街”的字样。这条大街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或者说这条大街现在已经改了名字，叫雷克勒克将军大街。就在距我们头顶30米的地面上，1944年8月，雷克勒克将军带领他的著名的坦克师从巴黎城南开进了市区。但是，巴黎解放以后，这下面的名字却没有做相应的变动。

这条大街的地下深处是条狭窄的通道，

只有一米宽，两边乱石成堆的壁龛似的侧室看了令人作呕。人们得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这里的氛围，然后，才能从中发现它的魅力。不过，首先要学会小心翼翼地前行，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才行。在行进中，经过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的磨练之后，我逐渐适应了这里的地形，成了一个能够在城市内脏游刃有余穿行的行家里手。

此外，我们还要调整自己的感觉器官，以适应这里异乎寻常的环境。比如说，下面到处都是死一般的寂静，是个冰冷而沉默的石头世界，人发出的声音得不到任何共鸣，声音就像是被吞噬了一样。岩石就如同一种保护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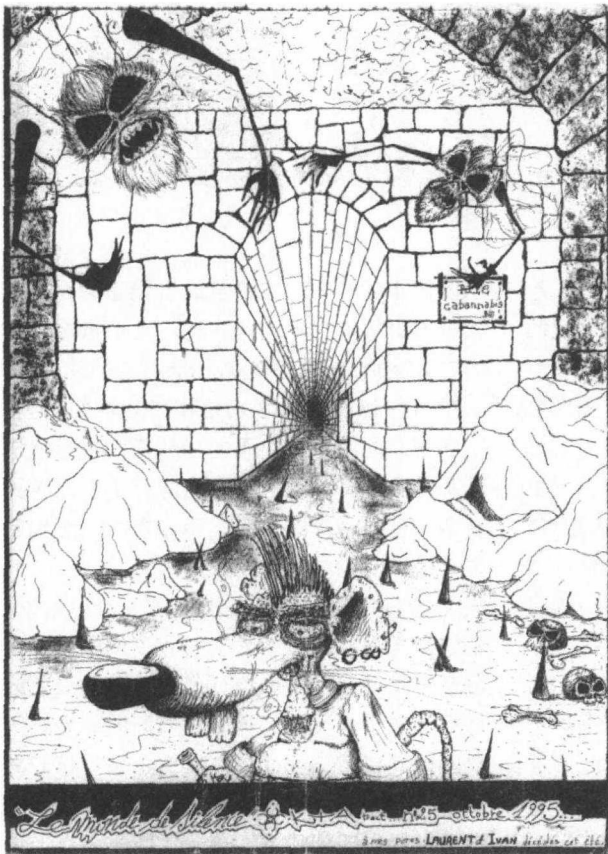
它把我们包围起来，使我们有一种奇怪的安全感。偶尔我们会听到从很远处传来的都会里车水马龙的辘辘声，那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问候，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从那里来到这个地下世界的。之后，便又是绝对的寂静，如果能够听到一下滴水声，就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了。

“当心！下面有水。”在入口处的岩壁上写着这样的提示。而我们现在就不得不淌水过去，别无选择。为了不让那浅灰色的脏水灌进靴子里，我们摸索着，踩着水中的石头，或者沿洞内的岩壁艰难前进。这样走过几米之后，前方的地面开始变得泥泞起来。靴子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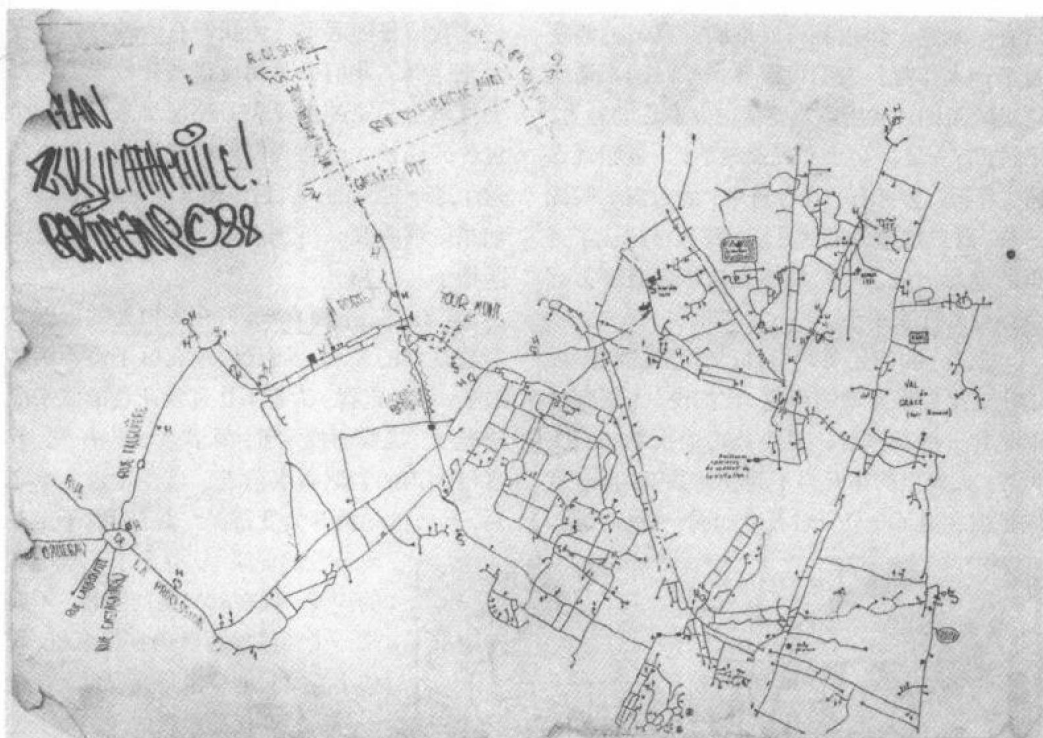
米黄色的泥浆里，弄出了吧唧吧唧的声音。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不要来一个嘴啃地而跌倒在泥浆里。我们小心翼翼地就像是在鸡蛋上行走一样，经过几番艰难跋涉，终于走到一个有些潮湿但又不再那么泥泞的地方。

不管是潮湿还是干燥，岩洞里并没有什么难闻的气味，可以闻到的只是石头的味道，这种味道非常淡。这里闻不到污水排放管道里的刺鼻气味。我们现在是在污水排放管道的下面，距离那里还有六层楼那么远，所以那里的臭味很难钻到这儿来。

在地下深处，我们对时间的感觉也发生了变化。这里没有关于白天和黑夜的参照物，地下深处的时间使人觉得像是凝固了一般。它与



洞穴爱好者的传单，上面画的是一个奇特的“寂静世界”。



洞穴爱好者绘制的巴黎城南地下采石场线路图。

地上那个忙碌的沸腾的消费社会的快节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返回到过去的采石工人所处的时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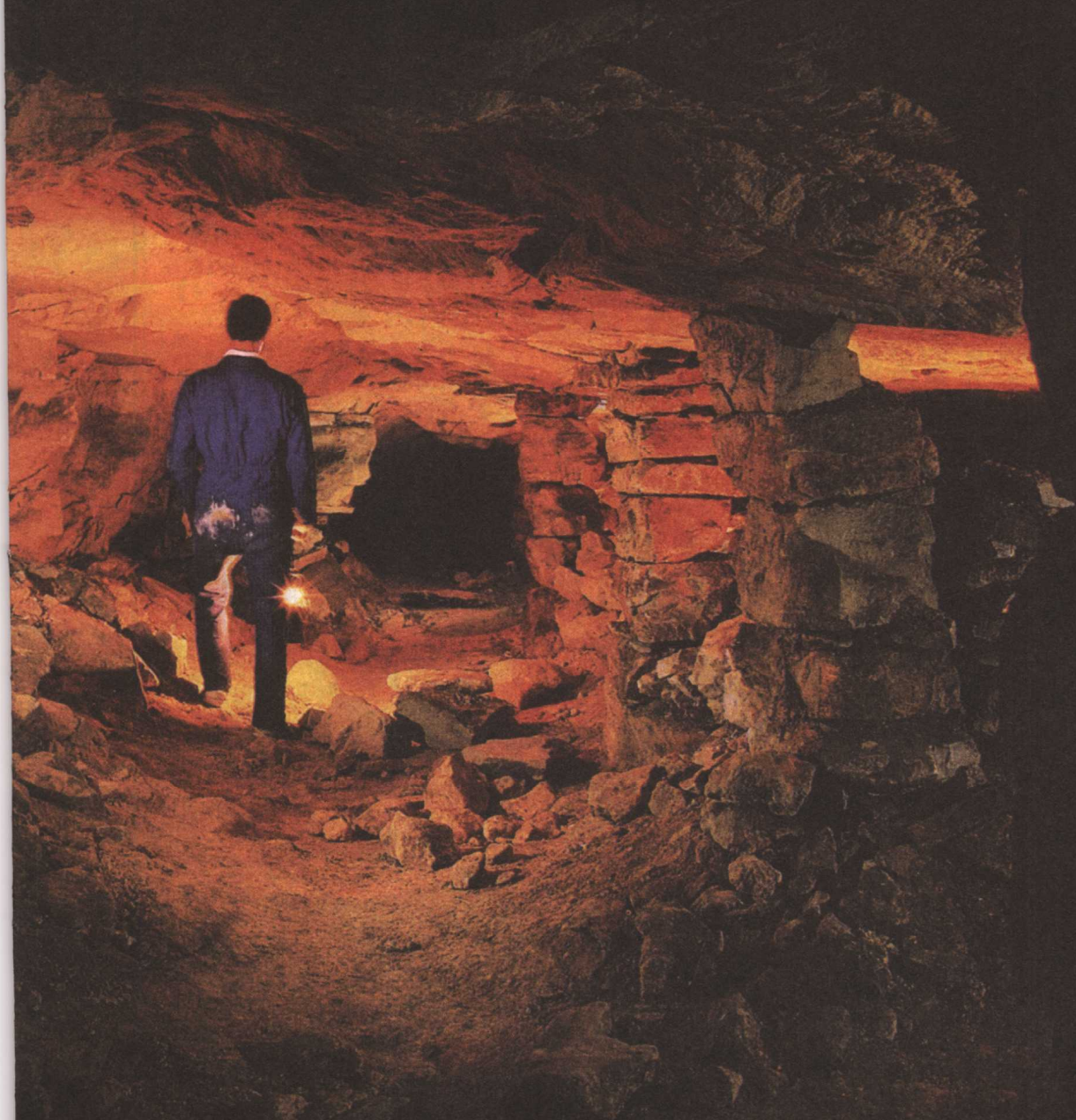
岩壁上还能见到一些数字，看上去像是刚刚被刻画上去似的，其实那些数字大都是18世纪时遗留下来的，那是当时的采石场监察人员所作的标记。有些角落甚至使人觉得，采石工人可能是刚刚放下手中的工具休息去了，满地散落着一些加工了一半的石料，其实几百年前这里就已经永远地收工了。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现在我们又抓着竖井壁上的铁把手向下爬了一层。这里的许多隧道系统大都是两层的，有的甚至是三层结构。

我的洞穴学家朋友，指给我看一些采石

工匠留下的具有历史价值的岩壁涂画。与今天令人讨厌的信笔涂鸦相比，几个世纪以前的岩壁涂画，只能算是轻描淡写的袖珍画了。其中有一幅在今天看来是相当幼稚的图画，引起了我的兴趣，它画的是从前的用蒸汽机车头的火车，这种火车在当时肯定令人感到新奇，就像今天的宇宙飞船令当代人感到新奇一样。

我们究竟在这下面呆了多久？很难说，不过我觉得好像已经呆了很久了，我们肯定已经走了好几公里的路。现在地上的天色或许已经黑了，玩耍的孩子和他们的漂亮妈妈早已回到自己的家，或许人们正坐在桌旁喝着开胃酒，而我们这时却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地下世界里四处瞎逛，莫非我们要一直走到



位于巴黎第十四区的一个被废弃的岩洞，为了防止发生坍塌，人们为它垒起了石头支柱。



位于巴黎第十三区让娜·戴阿克大街附近的地下“圣马塞尔大道”。这个采石场里开采出来的岩石是用于建造巴黎圣母院的。